

一位作家为成语作传的动机是什么?在阅读范玉杰《成语外传》之前还真难以揣摩。

一则成语直接关涉的人和事,总有其特定的局限。我们见过太多教科书式的成语故事。范玉杰撰写的,显然不是那种盆景式的小传奇。他展现的是成语所牵涉的人物命运,这种命运形成的大背景,以及其中茂密森严的细节。成语只是他的道具,里面埋伏的,是秦汉时代的历史,或者不如说是红尘四溅的人性。

范玉杰对待成语的方式,使人觉得它们是有生命的,它们活跃而激昂,有着明确而必然的指向。当翻通看相之时,韩信处于“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的地位,“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的危险,他应该知道,为自己的安危考虑,当该独树一帜,以图鼎立。可是韩信拒绝了,因为他重“义气”。讲究义气的韩信以为别人也是意气,所以面对刘邦而能口不择言。于是他一生献命而被忌讳的命运,就此埋下了种子。那么他是错了吗?作者写:“无所谓对错”,因为若非那种气度在,就不会有那么不可思议的士气,他也难能无强不克。所有的个性特征及由此导引的命运,它们之于韩信,“犹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顺理成章”。

范玉杰无意于史实之外另辟蹊径。他只是通过对历史自身更多维也更多于想象力的展现,打通人性中曾被假设和臆断的悬疑。他如此写“后来居上”,这是一个褒义词,有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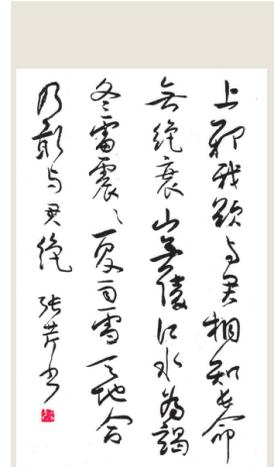
◆ 士林漫步 为成语作传

在里面,也有一分后生可畏,闲看眼前身后的大度闪烁。但两千一百多年前这四个字从汲黯口中说出时,远不是这么回事。”因出身官宦世家而“养成不可一世的习性”的汲黯,不屑于投机取巧,曾放着白捡的政绩不要,曾挺身越权为民请命,曾进谏而致使“上默然”。但是这种顽固的傲慢,在看到公孙弘之流由钻营而平步青云时,也会在一种难以容忍的心情里变味:“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当汲黯状告公孙弘以“布被”装节俭时,他身上曾经坚不可摧的品性,已经在怪异的官场竞走里变得生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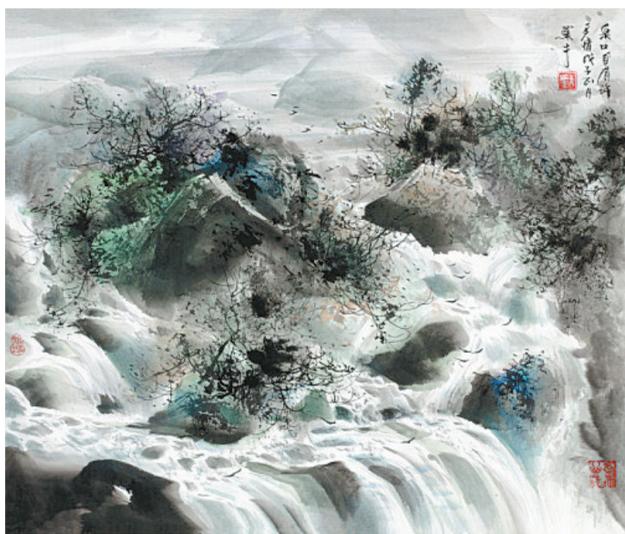
到最后,这种宏阔却被推离开去。对于精心建构的叙述格调和秩序,作者不时

流露出狐疑和嘲讽,他会顺手反拨一下,似乎要试试它们的韧度。这种推理是机智的、调侃的,也是肃穆的、满怀悲悯的。写李广“错接梁孝王的将军印后,在朝廷名声扫地:“名声一坏,你越有才,反倒越糟糕。”写四面楚歌响起的时候,“不可一世、从不言败的项羽,在而立之年,突然涌来了空虚,感到了无助,心中泛起无以名状的悲哀。”写倾国倾城的遗憾:“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总是有些曲折有些意外有些偶然的。我想世上没有什么一目了然的事,是非曲直总是辩论而出的。作者在局促的意义限制里闪转腾挪,不动声色之间,把一则成语带进浩瀚的现世。以这样的视野来掌控叙述的幅度,当然会有许多貌似毫不相关的岔道;然而,当所有被披分的线索在似曾相识的人物命运里不断相遇,曲径分岔的迷官便总能指向豁然开朗的出口。

于是,《成语外传》从秦汉时光里截取的那些片断,就不再是含有强烈偶然性的孤立无援的故事,而是顺从于历史趋向和人性趋向的必然过程;也不再是隔膜的传奇,而成为与当下感受息息相通的记忆和隐喻。它们也由此获得了溢出成语有限的表达的更为丰盛的意义。这正是我所欣赏的外表的磅礴。



张芹书法



山溪情切切(国画) 冯驷才

◆ 新书架 《霓虹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

黄雯 为情而生,为情而诗,这的确是林徽因生命中足够重要的部分,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林徽因的一生》中记载的从浪漫逐渐蜕变为成熟的“新”的林徽因。倘若我们跳出传统的“相夫教子”理论,从情感维度来窥察一位非常女性从狭隘的爱情圈子走向广阔的学术之路的蜕变理由,我们不免臆想揣测,林徽因早年迷情,可能是不自觉地把徐志摩当做能带来新美感、新观念、新感觉的“导师”,文学迷惑了两位青年,以至误把浪漫视做了现实情爱;林

和梁思成之间,和中国大多数家庭一样,更多的是同舟共济、相濡以沫而积累的平淡婚姻关系;至于“确曾爱上金岳霖”,我宁愿相信那是中年时代的林徽因的一次偶然精神出游。不过,如果说这是三份滋味各异的“爱情”,一个天生情种却因为三次感情的不到位、未至深处,或许她必须寻找灵魂(情爱)的归宿之所,即所谓还魂之地。林徽因寻找到了,所寄托,系于对学艺(中国建筑的研究等)孜孜不渝。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商都钟鼓 不讨人喜欢的“克隆短信”

“信息爆炸”时代,一切都与与时俱进,“短信拜年”便是其中最火一例。今年春节“拜年短信”更是铺天盖地“牛气冲天”,大家都说“手机快要‘打爆了’”。除夕当晚,笔者共接到100多个拜年短信,比电话多出两倍,比去年多了一倍。时下除了必须亲自登门拜年者外,估计有90%以上人会选择手机短信拜年。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授陈晋民分析说,这是因为生活节奏加快和社会交往剧增所致,大家都很忙、很疲惫,写信、打电话远不如发条拜年短信来得便捷而“直奔主题”,所以短信拜年变成众人的首选。

有道是“教化可以美风俗”,“存在的即是必然”,对于这种时尚的拜年形式,我却有不少感慨愿与读者分享。

初次接收拜年短信,感觉很好,挺新鲜、挺时尚。但收到成十上百条似曾相识甚至千篇一律的短信后,就觉得没劲了。我收到的80%拜年短信属于用语雷同、毫无新意的“赝品”,有的甚至与去年如出一辙——只是将“鼠年”变成“牛年”而已,厌倦得让我心烦!有的所谓“贺年诗词”也是互相照搬,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诸如“昨天拜年早了点,晚上拜年挤了点,明天拜年迟了点,现在拜年是正点”,“金牛送福放鞭炮,银牛随后携财到,金蹄银蹄二踢脚,爱情事业双响炮……”等等,面对如此源源不绝的“克隆短信”,非但高兴不起来,反而觉得很无聊、很讨厌,简直是俗不可耐!

克隆短信的火爆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记得2000年春节时河南境内仅有20多万条拜年短信,至2006年春

节已飙升至27亿条,今年的情况想必更是天文数字了。据悉多数“克隆短信”系网络写手在网上发布后被下载,然后被手机用户广为采用的,而用户每支付一角钱短信发送费,写手提成十分之一。可别小看这一分钱,所谓积微成著积少成多,短信写手凭此“创作”便可每月稳拿数千元,春节时的进项更动辄上万元哩。

不少人所以选择“克隆短信”拜年,一是盲目跟风,认为流行的便是时尚,于是人云亦云互相照搬;二是懒于动脑,选个现成的短信“转发”,既方便又快捷,于是乐此不疲;三是以为“克隆短信”都是“精品”,别人又不知底细,发出去既附庸风雅愉悦对方又凸显了自己文采,何乐而不为呢?但他们哪里知道:人们早已对缺乏人文精神的“克隆短信”感到厌倦,追捧那些有个性特色的、独一无二的原创短信了!

除夕夜我就接到不少这样的原创短信,令我感动和欣喜。北京某报郑主编在短信中说:“文稿往来又一年,承蒙妙笔润副刊,牛年更盼神来笔,拙诗一首先拜年!”情真意切,令吾心热;远在新加坡的王小姐发来短信说:“我在遥远的狮城岛国祝福您,祝您心情舒畅,稳降血糖、劳逸结合、多写华章,愿幸福相伴您身旁!”读来句句暖心,让我感动;老报人王继兴的短信是首小令:“牛年新春已临门,天天念叨君。小菜倒是现成,薄酒只待温。促膝坐,茶共品,诗同吟。咀嚼往事,回味佳话,详说古今……”可谓情景交融意味深长,笔者当即回了短信:“沧海桑田忆前尘,桃符更新又一春。拳拳慰问恒久在,牛年携手踏青云!”

我曾经写过一首关于故乡的诗,诗中有以下两句:“上一个停泊的地方是故乡,父母是故乡!”

十年前的一个秋天,我的母亲永远地走了。母亲走的那段日子,我像一只离群索居的狗一样忧郁地活着……母亲带走了故乡的一半,余留给我的只有半个故乡! ◆ 散文

半个故乡

熊元善 我虽然只有半个故乡,但这半个故乡的屋檐覆盖天涯,为我遮风挡雨,在我身后燃起火焰,迫使我拳头紧攥,骨骼拔节,一往无前……

父母在,故乡在!一个有着故乡的漂泊的游子,是随时随地可以做着温馨的梦的!即便我只有半个故乡,但我的心充盈着幸福,我眼里噙着对父亲无比感恩的泪水!

父亲会老,故乡也会老!人本是土地生长出的另一类作物,月月年年,这作物被季节更替的流泉月汨浇灌,被一层层岁月的阳光围聚、烹熟。末了,终将要去一弯叫做离世的镰刀无情地收割了去……没有一个人的故乡是永久的。一个人的故乡终究要在时空的变幻中

渐然消失,在父辈的相继离世中倾然坍塌……而坍塌了的、消失了故乡,又会在一个茬茬后辈的手中重建,又会在子孙后代的繁衍中生生不息!

故乡是一抹甜蜜而又苦涩的记忆,是一亩亩割了又长的韭菜般的无奈,是一丝丝万缕的牵扯,是一堆堆埋着先辈的累累白骨,是涌动的热

望! 无论你浪迹何方,无论你年岁多大,只要你离开了父母,你就是一个孤儿,你便没有故乡了。没有了故乡,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没有了故乡,故乡就在不知名处,就在望不到尽头的天涯…… “我庆幸我还有半个故乡!我又为我半个苍老的故乡而祝福!”

“咱们不说故事,单说这人物。这里面的F4不是随便瞎编的。以这得张伟扶了起来,看来刚吐过,嘴角全是污物,呼吸也很微弱。

“没事,我理解,不就是工作嘛。我看看你就别回来了,以后你跟你们蔡总结婚得了。”王新根本不给张伟解释的时间,直接把电话挂了。“不管她,喝酒。”张伟咕咚咕咚地喝光了杯里所有的酒。蔡总知道拦不住,索性倒头睡觉,由他自己折腾去。真喝多了也就睡上一觉而已。一觉醒来,发现张伟的床上空空的,连被子都没动过。听着楼下有动静,蔡总马上感觉出事了。楼下的更衣室围着一群人。蔡总挤进人群,只见张伟躺在地上,人群都套反了,身体在不停地发抖。蔡总把张伟扶了起来,看来刚吐过,嘴角全是污物,呼吸也很微弱。坏了,这是酒精中毒。送到医院,大夫拿手电筒照了照张伟的瞳孔,“他没事,就是休克了,输点液就行了。”忙活了大半天,张伟的心跳和血压都降了下来,蔡总总算松了口气。张伟醒过来,蔡总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抽他两个嘴巴子。“蔡总,我理解吧,你甭管了。”张伟还没弄明白白他在医院。“没事,不处理,再要两个凉菜。”蔡总气得肝火直冒。看张伟醒过来了,蔡总给王新打了个电话:“弟妹,我是老蔡。张伟酒精中毒,正在抢救。”王新哇一声哭了,一边哭一边问地址。蔡总也慌了,安慰了好半天,才让王新赶紧过来。蔡总在走廊里面等着,他身上衣服单得薄,没过一会儿就冷得不行了。看到几个建筑工模样的哥们儿,也在陪人过来输液。有个人抱着一件绿色军大衣,看上去自打买来就没穿过。蔡总看到军大衣就跟他商量。“你这大衣卖给我吧,我送哥们儿过来急救,没穿外套。”蔡总就要掏钱。“不用,借你穿吧,只要别脏。”那几个哥们儿也挺实在。



布拉达宫之夜 陈亚伟 摄影

鞭炮很危险,我自己就有无数次亲身体会。虽然当时心有余悸,可到了来年的春节,炮胆放不误。

除了象征喜庆以外,或许正是因为放炮有点危险性,许多人觉得有趣。我曾见过胆小的人,慌忙中把熄灭的火柴扔在地上,却把点燃的炮捏在手中。还有的人点燃了炮马上扔出老远并捂住双耳。有些人放炮也许纯粹为了练胆子,待敢于捏着炮放的时候,反而觉得这事真是很小儿科。更多的人乐此不疲,追求的是那一声响的惊天动地,以及乐在其中的紧张。

◆ 趣笔 放鞭炮的快乐

岳响 鞭炮固然非常有趣,但还是安全第一。身上若因放炮少了零件,就会从此与炮绝缘,那时便会进入失乐园里出不来了。各位炮友,慎之慎之! 近闻在一些大城市,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放炮“三件套”——防护眼镜、防护手套和点火专用香十分流行,无疑给喜爱放炮的我辈带来福音。希望早日得到此三宝,再加上谨慎的操作,定然会从河边走,也不会弄湿鞋了。岂不快哉!

“对了,孙厉梅把她的自传小说卖掉了。我操,卖了一百万。”蔡总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太奇怪了。

“我估计又是个忽悠,一百万的版税是个什么概念?一百万的版税可两方左右。一百万的版税,书商得卖掉五十万册。她写的无外乎就是跟这个导演、那个编剧上床的破事儿,最多再弄点写真照片展示一下:‘看看,我就是这么被导演和编剧上了。’能卖五十万册?现在的图书市场,有哪个傻瓜会上当?” “也是哦,我不懂图书市场。你不是能写吗?干脆我给你弄点跟孙厉梅似的绯闻,你的小说不就好卖了?” “你别说,我还真认真地看过几集《流星花园》,从编剧角度分析,这个电视剧很成功的。”张伟一边琢磨一边说道。

“不会吧,这种肥皂剧你看得下去?”蔡总有点不相信。“咱们不说故事,单说这人物。这里面的F4不是随便瞎编的。以这得张伟扶了起来,看来刚吐过,嘴角全是污物,呼吸也很微弱。

“没事,我理解,不就是工作嘛。我看看你就别回来了,以后你跟你们蔡总结婚得了。”王新根本不给张伟解释的时间,直接把电话挂了。“不管她,喝酒。”张伟咕咚咕咚地喝光了杯里所有的酒。蔡总知道拦不住,索性倒头睡觉,由他自己折腾去。真喝多了也就睡上一觉而已。一觉醒来,发现张伟的床上空空的,连被子都没动过。听着楼下有动静,蔡总马上感觉出事了。楼下的更衣室围着一群人。蔡总挤进人群,只见张伟躺在地上,人群都套反了,身体在不停地发抖。蔡总把张伟扶了起来,看来刚吐过,嘴角全是污物,呼吸也很微弱。

“坏了,这是酒精中毒。送到医院,大夫拿手电筒照了照张伟的瞳孔,“他没事,就是休克了,输点液就行了。”忙活了大半天,张伟的心跳和血压都降了下来,蔡总总算松了口气。张伟醒过来,蔡总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抽他两个嘴巴子。“蔡总,我理解吧,你甭管了。”张伟还没弄明白白他在医院。“没事,不处理,再要两个凉菜。”蔡总气得肝火直冒。看张伟醒过来了,蔡总给王新打了个电话:“弟妹,我是老蔡。张伟酒精中毒,正在抢救。”王新哇一声哭了,一边哭一边问地址。蔡总也慌了,安慰了好半天,才让王新赶紧过来。蔡总在走廊里面等着,他身上衣服单得薄,没过一会儿就冷得不行了。看到几个建筑工模样的哥们儿,也在陪人过来输液。有个人抱着一件绿色军大衣,看上去自打买来就没穿过。蔡总看到军大衣就跟他商量。“你这大衣卖给我吧,我送哥们儿过来急救,没穿外套。”蔡总就要掏钱。“不用,借你穿吧,只要别脏。”那几个哥们儿也挺实在。

回文诗——春入村

田果 春暖报螺寻破蕊 潜香暗动心绪绕 林静入莺啼恰恰 雪融情汇溪湾湾 泥池戏鸭浮萍碎 断桥冷落苔痕 门掩虚窗青苗小 村民来访悠闲人 闲悠访来村民小 苗青露湿掩门人 倦着冷桥新碎萍 浮萍鸭戏池泥湾 湾湾溪汛情融雪 恰恰啼莺入静林 魂销心动暗香绕 蕊破寻螺暖报春

宋梓南对小说说:“别管他几个小时,就是打到天明,你负责把这个电话给我打通了。”

宋梓南转身问那个当地干部:“邮电局在哪儿?找他们局长去。”

宋梓南把邮电局长带到小镇郊外的一片开阔地上,对他说:“明天傍晚以前,你能把电话线给我拉到这儿吗?给我接通五部电话机,其中有两部是要能打长途的。”

邮电局长仍然迷惑不解地说:“把电话就架到这空地上?”

一个随宋梓南来的干部:“你把电话线拉过来就是了。明天这儿就不会是空地了。市委市政府的临时办公地点就在这儿了。”

当晚,小旅馆,宋梓南住的房间里,一个机关干部匆匆走了进来。

宋梓南问:“明天上午9点,召开深圳宝安全体干部大会,都通知下去了没有?”

那个机关干部忙道:“知道了。9点,在深圳镇政府小会议室……”

宋梓南问:“怎么是镇政府小会议室?那能坐多少人?我说的全体干部,镇上不是有个电影院吗?把他们找到电影院来开。”

那个机关干部忙道:“好的。”说着就要走。

宋梓南:“还有,让他们把那些挂在机关部委办门上的小木牌全给我重做,要做正规的。有些名称也不准确,比如市委办公室,市政府

节已飙升至27亿条,今年的情况想必更是天文数字了。据悉多数“克隆短信”系网络写手在网上发布后被下载,然后被手机用户广为采用的,而用户每支付一角钱短信发送费,写手提成十分之一。可别小看这一分钱,所谓积微成著积少成多,短信写手凭此“创作”便可每月稳拿数千元,春节时的进项更动辄上万元哩。

不少人所以选择“克隆短信”拜年,一是盲目跟风,认为流行的便是时尚,于是人云亦云互相照搬;二是懒于动脑,选个现成的短信“转发”,既方便又快捷,于是乐此不疲;三是以为“克隆短信”都是“精品”,别人又不知底细,发出去既附庸风雅愉悦对方又凸显了自己文采,何乐而不为呢?但他们哪里知道:人们早已对缺乏人文精神的“克隆短信”感到厌倦,追捧那些有个性特色的、独一无二的原创短信了!

除夕夜我就接到不少这样的原创短信,令我感动和欣喜。北京某报郑主编在短信中说:“文稿往来又一年,承蒙妙笔润副刊,牛年更盼神来笔,拙诗一首先拜年!”情真意切,令吾心热;远在新加坡的王小姐发来短信说:“我在遥远的狮城岛国祝福您,祝您心情舒畅,稳降血糖、劳逸结合、多写华章,愿幸福相伴您身旁!”读来句句暖心,让我感动;老报人王继兴的短信是首小令:“牛年新春已临门,天天念叨君。小菜倒是现成,薄酒只待温。促膝坐,茶共品,诗同吟。咀嚼往事,回味佳话,详说古今……”可谓情景交融意味深长,笔者当即回了短信:“沧海桑田忆前尘,桃符更新又一春。拳拳慰问恒久在,牛年携手踏青云!”

“对了,孙厉梅把她的自传小说卖掉了。我操,卖了一百万。”蔡总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太奇怪了。

“我估计又是个忽悠,一百万的版税是个什么概念?一百万的版税可两方左右。一百万的版税,书商得卖掉五十万册。她写的无外乎就是跟这个导演、那个编剧上床的破事儿,最多再弄点写真照片展示一下:‘看看,我就是这么被导演和编剧上了。’能卖五十万册?现在的图书市场,有哪个傻瓜会上当?”

“也是哦,我不懂图书市场。你不是能写吗?干脆我给你弄点跟孙厉梅似的绯闻,你的小说不就好卖了?” “你别说,我还真认真地看过几集《流星花园》,从编剧角度分析,这个电视剧很成功的。”张伟一边琢磨一边说道。

宋梓南答道:“关于那个我们正在起草的特区条例,已经改了十三稿,也请陈云同志审阅了。我们听说,有关方面的同志认为,深圳特区条例是地方法规,不应该,也不能够由全国人大来讨论通过。可是恕我直言,深圳特区不仅仅属于广东省啊,建立这个特区,是中央下的决心,它是中国的一个特区。由全国人大来讨论通过并对外颁布它的条例,是名正言顺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深圳特区的实质,也才能向全世界明示我们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意图。首长,您觉得呢?”

第二天上午8点45分,宋梓南正在会场走,两个中年人小旅馆里走了出来,直冲着宋梓南走了过来。其中一个省建委的老杨。

“哎呀,昨晚给您打了好几个小时的电话,就是要不通啊,你们这个

深圳,真是人命啊!刚才又差一点失之交臂。”为人爽快的杨主任紧紧握住宋梓南的手嘿嘿道。

宋梓南看看手表,转身告诉那个机关工作人员:“去告诉周副市长,让他把握一下会场,我马上就到。”说着,又把杨主任带回到小旅馆自己住的那个房间里。

一进屋,杨主任知道那边还有个大会在等着宋梓南,什么客套话都不说了,直截了当地通报:“最近,中央精简机构,要撤销基建工程兵这个建制,为此所有基建工程兵都得转业退伍。军方可能有意让你们深圳安置接收一部分基建工程兵的复转军人。而且是整建制地接收。总数可能会达到一两万。”

宋梓南略略一惊:“让我们安置两万军人,这怎么可能呢?深圳现在自己一共还只有三万居民!让一个只有三万居民的小镇接收安置两万退伍兵,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杨主任说:“我们得到的确切消息是,军方可能会在今明两天,跟你们通报这个情况,征求你们有关安置这两万工程兵的意向。”

宋梓南怔怔地说道:“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这档子事,跟你们省建委有何相干,您为何来向我们通报这情况?”

杨主任长叹一口气道:“我的宋大大书记,深圳要建市,就一定会进行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就会有大量的建筑工程活儿。我们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没事,我理解,不就是工作嘛。我看看你就别回来了,以后你跟你们蔡总结婚得了。”王新根本不给张伟解释的时间,直接把电话挂了。“不管她,喝酒。”张伟咕咚咕咚地喝光了杯里所有的酒。蔡总知道拦不住,索性倒头睡觉,由他自己折腾去。真喝多了也就睡上一觉而已。一觉醒来,发现张伟的床上空空的,连被子都没动过。听着楼下有动静,蔡总马上感觉出事了。楼下的更衣室围着一群人。蔡总挤进人群,只见张伟躺在地上,人群都套反了,身体在不停地发抖。蔡总把张伟扶了起来,看来刚吐过,嘴角全是污物,呼吸也很微弱。

“坏了,这是酒精中毒。送到医院,大夫拿手电筒照了照张伟的瞳孔,“他没事,就是休克了,输点液就行了。”忙活了大半天,张伟的心跳和血压都降了下来,蔡总总算松了口气。张伟醒过来,蔡总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抽他两个嘴巴子。“蔡总,我理解吧,你甭管了。”张伟还没弄明白白他在医院。“没事,不处理,再要两个凉菜。”蔡总气得肝火直冒。看张伟醒过来了,蔡总给王新打了个电话:“弟妹,我是老蔡。张伟酒精中毒,正在抢救。”王新哇一声哭了,一边哭一边问地址。蔡总也慌了,安慰了好半天,才让王新赶紧过来。蔡总在走廊里面等着,他身上衣服单得薄,没过一会儿就冷得不行了。看到几个建筑工模样的哥们儿,也在陪人过来输液。有个人抱着一件绿色军大衣,看上去自打买来就没穿过。蔡总看到军大衣就跟他商量。“你这大衣卖给我吧,我送哥们儿过来急救,没穿外套。”蔡总就要掏钱。“不用,借你穿吧,只要别脏。”那几个哥们儿也挺实在。

“没事,我理解,不就是工作嘛。我看看你就别回来了,以后你跟你们蔡总结婚得了。”王新根本不给张伟解释的时间,直接把电话挂了。“不管她,喝酒。”张伟咕咚咕咚地喝光了杯里所有的酒。蔡总知道拦不住,索性倒头睡觉,由他自己折腾去。真喝多了也就睡上一觉而已。一觉醒来,发现张伟的床上空空的,连被子都没动过。听着楼下有动静,蔡总马上感觉出事了。楼下的更衣室围着一群人。蔡总挤进人群,只见张伟躺在地上,人群都套反了,身体在不停地发抖。蔡总把张伟扶了起来,看来刚吐过,嘴角全是污物,呼吸也很微弱。

“坏了,这是酒精中毒。送到医院,大夫拿手电筒照了照张伟的瞳孔,“他没事,就是休克了,输点液就行了。”忙活了大半天,张伟的心跳和血压都降了下来,蔡总总算松了口气。张伟醒过来,蔡总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抽他两个嘴巴子。“蔡总,我理解吧,你甭管了。”张伟还没弄明白白他在医院。“没事,不处理,再要两个凉菜。”蔡总气得肝火直冒。看张伟醒过来了,蔡总给王新打了个电话:“弟妹,我是老蔡。张伟酒精中毒,正在抢救。”王新哇一声哭了,一边哭一边问地址。蔡总也慌了,安慰了好半天,才让王新赶紧过来。蔡总在走廊里面等着,他身上衣服单得薄,没过一会儿就冷得不行了。看到几个建筑工模样的哥们儿,也在陪人过来输液。有个人抱着一件绿色军大衣,看上去自打买来就没穿过。蔡总看到军大衣就跟他商量。“你这大衣卖给我吧,我送哥们儿过来急救,没穿外套。”蔡总就要掏钱。“不用,借你穿吧,只要别脏。”那几个哥们儿也挺实在。

“没事,我理解,不就是工作嘛。我看看你就别回来了,以后你跟你们蔡总结婚得了。”王新根本不给张伟解释的时间,直接把电话挂了。“不管她,喝酒。”张伟咕咚咕咚地喝光了杯里所有的酒。蔡总知道拦不住,索性倒头睡觉,由他自己折腾去。真喝多了也就睡上一觉而已。一觉醒来,发现张伟的床上空空的,连被子都没动过。听着楼下有动静,蔡总马上感觉出事了。楼下的更衣室围着一群人。蔡总挤进人群,只见张伟躺在地上,人群都套反了,身体在不停地发抖。蔡总把张伟扶了起来,看来刚吐过,嘴角全是污物,呼吸也很微弱。

“坏了,这是酒精中毒。送到医院,大夫拿手电筒照了照张伟的瞳孔,“他没事,就是休克了,输点液就行了。”忙活了大半天,张伟的心跳和血压都降了下来,蔡总总算松了口气。张伟醒过来,蔡总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抽他两个嘴巴子。“蔡总,我理解吧,你甭管了。”张伟还没弄明白白他在医院。“没事,不处理,再要两个凉菜。”蔡总气得肝火直冒。看张伟醒过来了,蔡总给王新打了个电话:“弟妹,我是老蔡。张伟酒精中毒,正在抢救。”王新哇一声哭了,一边哭一边问地址。蔡总也慌了,安慰了好半天,才让王新赶紧过来。蔡总在走廊里面等着,他身上衣服单得薄,没过一会儿就冷得不行了。看到几个建筑工模样的哥们儿,也在陪人过来输液。有个人抱着一件绿色军大衣,看上去自打买来就没穿过。蔡总看到军大衣就跟他商量。“你这大衣卖给我吧,我送哥们儿过来急救,没穿外套。”蔡总就要掏钱。“不用,借你穿吧,只要别脏。”那几个哥们儿也挺实在。

“没事,我理解,不就是工作嘛。我看看你就别回来了,以后你跟你们蔡总结婚得了。”王新根本不给张伟解释的时间,直接把电话挂了。“不管她,喝酒。”张伟咕咚咕咚地喝光了杯里所有的酒。蔡总知道拦不住,索性倒头睡觉,由他自己折腾去。真喝多了也就睡上一觉而已。一觉醒来,发现张伟的床上空空的,连被子都没动过。听着楼下有动静,蔡总马上感觉出事了。楼下的更衣室围着一群人。蔡总挤进人群,只见张伟躺在地上,人群都套反了,身体在不停地发抖。蔡总把张伟扶了起来,看来刚吐过,嘴角全是污物,呼吸也很微弱。

“坏了,这是酒精中毒。送到医院,大夫拿手电筒照了照张伟的瞳孔,“他没事,就是休克了,输点液就行了。”忙活了大半天,张伟的心跳和血压都降了下来,蔡总总算松了口气。张伟醒过来,蔡总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抽他两个嘴巴子。“蔡总,我理解吧,你甭管了。”张伟还没弄明白白他在医院。“没事,不处理,再要两个凉菜。”蔡总气得肝火直冒。看张伟醒过来了,蔡总给王新打了个电话:“弟妹,我是老蔡。张伟酒精中毒,正在抢救。”王新哇一声哭了,一边哭一边问地址。蔡总也慌了,安慰了好半天,才让王新赶紧过来。蔡总在走廊里面等着,他身上衣服单得薄,没过一会儿就冷得不行了。看到几个建筑工模样的哥们儿,也在陪人过来输液。有个人抱着一件绿色军大衣,看上去自打买来就没穿过。蔡总看到军大衣就跟他商量。“你这大衣卖给我吧,我送哥们儿过来急救,没穿外套。”蔡总就要掏钱。“不用,借你穿吧,只要别脏。”那几个哥们儿也挺实在。

“不用,借你穿吧,只要别脏。”那几个哥们儿也挺实在。